



資治通鑑釋文卷第二十九

行款悉依宋本

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史

趙燾

後唐紀五

起強圍大淵獻七月盡曆雜赤奮若即丁亥至己丑凡二年有奇

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天成一二年漢傅木切磁

音更其改也拓跋北土黃帝以主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

為氏承改晟承改不撓女巧切縵城馳為切縵有所垂也乘輿天子之車輿故曰乘

輿居拜筠為賓鄱陽蒲木切縣名屬饒州澈直列○三年璉力展切璆渠切

赭袍赤色詢詢許容切又許拱切喧擾之意汎房六切伏流也艘蘇刀切船名港中古項切水

三思蘇暫切參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詮此緣切於倫遲明文二切符也道徐緩之意人磯居希切地

流鍼藥諸深切緝居登切贊於倫切遲明文二切符也道徐緩之意人磯居希切地

積博雅虔釗止遙卓棧上在早切下助挑戰徒用切搥擗敵以求戰也廖力附切

釋文二十九

拉殺落合切折也贛古禱切又音緇縣名屬虔州鼓譟先到切惕隱丹首長名白挺

他鼎切堞間達協切城上女垣也傳瑋神六切傳璟居切奔疾郢切

白垢延琬切阮豪也十豪為一卷俳優下於坐切戲也驕很胡切

切狠從容猶休煮切從容○四年彥珣音採石北大江中唐改縣為當

宜屬濠鍾離因以名州獬豸居例切咋人說咬切齧也井陘音刑

屬鎮州井陘蹶居月切聶夷中聶尼輒切耀他弔切剡烏官切瑑縣名

山在縣南玫謀林審崧按集韻崧作器皿飯食器柯厚柯古俄切跟獻世切

切長詖諧上呼回切于隍合飲葛闔切訶火迴切又翻正城隍先

水曰隍易云城復于隍

後唐紀六

起上章攝提格盡元默執徐即庚寅至壬辰凡二年有奇

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長興元年鴻臚凌如切

廣曰鴻聲也臚傳也
所以傳聲贊九賓鑄當丁復切詰之問也
丘園者所以象從職魚檢底也
丘何

天軀園通作園
彥稠也稠直由切朝請才姓
琦音

彥稠也稠直由切朝請才姓
琦音

願切激胡狄切
咄徒濫切
懦弱亂切亦作便行間胡郎切
鬻灸

上刀亮切下之夜切
鑊胡郭切鼎
剗恒哇切
嬰城以盈切繞
謝鏗胡首沙延

閩王閩越也
淪羊朱
偃於角
黔涪上音琴下音
謝鏗胡首沙延

祚沙姓
牙稍色角切或作梨
斃踣下皮祭切死也
二年臬首堯切掛

古字
錢則前
曷日許亮切
請降胡江切
昇羊諸切
彥琛丑林

光鄴翟直格切姓
搗陟瓜切馬
鷹隼聳尹切
洋祥膳具食也
雞

隳黑各切
蒸豚徒渾切
受錄龍玉切
三年侵軼夷秩切突也
鑰

切鎖
殿最殿上功曰最
告訐居謁切發
煎刺煎阻力切又楚力切刺

釋文二十九

吮之粗窅切
抉目於決切
小衄女六切
曝薄報切
馬箠止藥切
大

呼火故切
元瓚古回
演音
元瓊公回
雒歷各切縣
鈔盜初策切又

也瘳丑鳩切
病愈也
犒口勞切
餉勞也

後唐紀七

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起元默執徐七月盡開逢敦祥閏
正月即壬辰至甲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路音路縣名
薊音

總轄下轄切
幕府莫各切古者將帥軍行
捺刺泊傍各切地名近幽州

祆祥於蒿切
蠹賊莫侯切食穀蟲
靡忒之得切
輕佻吐彫切爾雅

祿上舉兩切下博
趣議越讀曰促
要害於妙切在我為要在
蔚紉勿

藏上他曩下才浪
臬古老
暉羽鬼
四年鄆王問
瓚藏早切
從容

七恭切從容
阿羅魯何切
涇聖靈切
痺陋賓隔切
恟懼許拱切又

恐也亦作兇春秋
劇鑿珠玉切
倘徭上辰羊切下余羊切
葛爾徂外切

元瑒蓮條切 榜捶上音彭下主藥切 熨之於胃切持火 玉輅洛故切車

天子乘玉輅以玉飾車也 倭芳用切 挫則臥切 忿敷粉切又敷 餒才

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 去也 洮吐高切 鄯州名善 黎明黎猶比也 擲胡韻切 狼伉口浪切

也 鳴咽於結切 詡況羽切 澣胡管切 峻子峻切 釘釘下上當經切鐵釘也 金

椎直道切 蔣延徽上子兩切 元珣許亮切 仰仁詮仰姓 慷慨上古莽切下

也 希旺子放切 譴責去諫問也 憤交吻切說 檻車戶曉切 瓦礫首懸小 鐵

銛音郭縣名 伺相吏切 驃騎耻召切馬 檻車戶曉切 瓦礫首懸小 鐵

後唐紀八

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起闕逢敦祥二月盡旃蒙協洽 卽甲午至乙未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 鐻晚輒切 滴河縣名屬 晒矢忍切笑不 郝

詡郝阿各切姓 餌仍吏切 相里金相里復姓有兩音一息亮切並通用 偏裨煩彌切

釋文二十九

副行陳上胡郎切下直刃切 徼幸堅堯切亦 虔釗之遙切 塹七豔切 金

創初莊切 目睹當古切 徧急補與切 邠甯悲巾切 鄆徐林切 榛梗上

說切下 榜捶上音彭下止藥切 闐鄉無分切縣 勿武粉切 澗池莫踐切

河南 玫謨杯切 儵卽就切 靡古陰切 醜直蔭切 縊於計切又 簪珥

下 忍止切耳瑤也 怒藏上他驚切下才浪切 澗各切水 駝徒何切 無

厭於簾切 衰經上倉回切喪衣也下徒結切 鬻古老切 更之工行切 顛語堂

也 眈招切 覲上音冀下音踰覲幸也 和丑兩切 偵丑正切 邸丁禮切 衣

舍 呢尼質切近 二年博計切賤而 狂狷吉操切 詆丁禮切 衣

也 呢尼質切近 二年博計切賤而 狂狷吉操切 詆丁禮切 衣

後晉紀一

通鑑卷二百八十

葉翹葉與涉切姓也 番禹上音潘下音愚董喬 僭忭他蓋切 鸛鷖齒兩切 歙失陟切

柔兆涪灘即丙申凡一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之上帝對石氏諱敬瑄其先本出西夷後唐明宗之婿清泰元

年鎮太原徙鎮天平不受命因求援於契丹遂即帝位改元天福國號晉天福元年從容猶休燕也拈

拾俱運切戎昱余六沙漠莫各切沙土曰莫浹背即協切詬責責罵也扈

章持切酒器古者以角為之受三升字亦作觥希杲古老灑掃所下切掖廷羊益切韋昭云以

之掖猶豫餘救切響屬居深山中聞人足音即諺魚戰切豁呼括切越

促華陰戶化切縣趙瑩禁定切又首謝舒救切有翹足祁遙切沂

音衣華陰須倫居遣切從間魯皓切雨嬰城於盈切繼脅

物彦珣須倫居遣切從間魯皓切雨嬰城於盈切繼脅

道扶廢切洛州彌并汾扶云切水方沮將豫切鈴索上耶丁切似鍾而吠

犬扶廢切跬步大藥切半榆次屬太原府紮合吉西切說文條來

疾式竹切太行胡剛酣飲胡甘切鎧仗可亥切又口鈔其初交切又

奪易羊益逗留上音豆下力救切逗留謂退縮不進也橈之女巧切薊音計涿竹角

名媯俱為切輜重上側持切載衣車暝莫定切瓦解胡買切判柵

測革切編跪巨委切鄜芳無柎鈕里切赤淘徒刀切飼馬相更切柵

木為之尾鬣力涉切憤惋上父吻切怒也下肉顛之膳切幾欲巨依切時

古委切賽時姓也賽以衣於既切繼旻眉巾阪甫遠切坡猥烏賄切詭隨

詐也餞才箭切祕瓊祕兵媚後晉紀二

起強固作罷盡著雍闕茂即丁丑至戊戌凡二年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天福二年臍前西臍臍也元

繕兵時戰切商賈音古行賣日璉力展黟於夷切縣瑑子皓元

切說文璉也古奚霄音習東北夷名董去諸契丹拽刺上羊列切下郎磴五

者公輸班作颺所飛揚也答超之切鏐力幽元球思聿髀并彈

部禮切傳茲損水晶于盈澶時連汜水關音祀縣名屬孟州按唐書

股也傳茲損水晶于盈澶時連汜水關音祀縣名屬孟州按唐書

關旋 門闕 惴懼 許谷切又許拱切亦作 螺峯 地名 泄 漏也 謀 人 達協

者 擐甲 秋傳擐甲執兵 誼 諫 先上到切 孽 呼也 下一 幪 蓬玉切 璞 思 將

舛 敷尼切又 賄 財也 濛 莫紅切 扉 戶扇也 屬 籍 上珠玉切下秦籍也 辟

穀 必益切除也漢張良道引不食穀 珙 居疎切 愠 懟 上於問切怒也 瑒 居

切 緯 于貴切 三年 駁 北角切 弭 災 止也 讜 言 音黨善 優 伶 郎丁

入伶 墾 田 口很切 撤 去也 鐵 券 去顯切說文契 穹 廬 陵加切甸優

官也 墾 田 耕也 挑 戰 徒了切搃 擻 敵 求 與之契約 穹 廬 奴婿帳也 鄉

後晉紀二

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 若即己亥至辛丑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拓跋彥超 他

各切下蒲 斬 衰 倉回切喪服 昇 皮變 不 祧 他彫切不 恪 克各 禕 呼

撥切復姓 一朝 露 陟遙切朝露見日則晞 可 汗 音寒戎 衍 空旱 幡 字元切 憤

釋文二十九

憤 父吻切說 文 愾 也 鈎 錫 上余專切青金也下 燼 徐刃切 郟 徒甘 曦 虛宜

道 居貫切 澧 禮劉勅 渠京 郟 國 須倫切地名 帆 符咸切舟上 倥 冬

切 倣 昌六 倣 直減 倣 倣 梯 棧 鋤諫切樹木 劫 楚亮切 紆 傷魚 五

年 鐵 鎖 上匪父切下職日切 伏 波 漢馬拔封 業 翹 業魚怯切姓 沁 七鴿

名 德 琬 昌中 雲 夢 夢讀如本字又莫風 哉 側更切說 義 餘 冠面切 培

民 蒲侯切詩曰 擠 于 戕西切又 澣 侯暉 褚 仁 規 褚丑呂 六 年 淫 堅

名 州 漕 輓 音晚引之 箕 踞 居御切謂伸兩脚 豐 端 許慎切 鄴 魚佉切

吞 噬 上他根切 器 械 胡介切械 輯 睦 兩雅切輯和也 瘡 痍 延知切瘡

滿 音滿又莫 昇 榭 上羊諸切共舉也 憂 悻 其季切 跋 扈 蒲梁切猶 贅

切 者 猶 人 身 體 之 有 疣 贅 疔 之 魚 獸 之 由 切 縣 醜 殺 直 蔭 切 以 憚 委

也 切 尤 救 嵐 石 盧 舍 切 達 韞 當 割 葉 式 屬 汝 州 盥 頰 內 切 操 手 洒 面

也 盜 於 浪 切 狼 狽 博 蓋 切 狼 屬 生 子 或 欠 一 足 二 足 相 龔 讀 曰 儀

起元默攝提格盡開逢執徐正
月卽壬寅至甲辰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天福七年水碾女箭切又

守陣類稱切城上函胡議切剛復弼力切同郵芳無切前洗將仙切

王翺力珍切剗剔上空胡切下他玢悲巾切悒乙及切鳥喙叶穢切說句踐文口也

右侯切忤五故切榻託蓋切摔昨沒切持甲冑直疇切甲鏡齊王上○天

福八年景邊他感切种氏持中切諂才笑切餌仍吏切晟承正切談諧

上祐回切下雄千余切疽癰疽切廝役相支切折鐔徒含切剥皮北角切忿

皆切譏戲也查文徹查鉏加更相互也擯必勿切倮郎果切番

懟上撫切怒也查文徹查鉏加更相互也擯必勿切倮郎果切番

馬上音潘下音愚又手搏伯各切譚令禪切拉殺落合切嬖之

切音韻縣名屬廣州騶旅居宜切騶寄詢詢許拱切倏徒甘徒敢闕璠上苦

姓也下郭郭剽掠匹妙切崇斌悲巾切繫陟立切酸而拏衛切雖悲澁

孚袁切釋文二十九邊鎬下老切鄆王閏切水蝗胡光切說海墻而緣切海隴坻丁計切

也恨邊鎬下老切鄆王閏切水蝗胡光切說海墻而緣切海隴坻丁計切

按顏師古云隴坻謂幽薊音計並長槍下羊切稍也通俗文大槩所角

隴阪卽今之隴山也屬通俗文云牙長居謂切面相斥鼓鞶鞶神也鞶助設節也區豈

屬通俗文云牙長告訐罪相告訐也鼓鞶鞶神也鞶助設節也區豈

切一音烏侯筆楚止藥切楚開運元年珂巨何切譯者夷益切傳四衍空旱切又

切皆姓也後晉紀五起開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

齊王中○開運元年贊於倫切艘蘇刀切船燔炙上符袁切炙也下之

曰或燔戮力力竹切說文并力琵琶上類脂切下蒲巴切釋名琵琶樂名

或突因哺奔讀切日連重遇如本字積止忍陳偃乙角堞達協切城私

曰爲名藏才浪切物一國區倫切康單時戰切汶文運切汶水出兗折從遠姓之列切

改名輻湊上方六切車輪輻也下子候切本睚眦上五懈切怒視佺遂緣

給徒亥切欺白槌待鼎切鉦鼓諸成切艦戶黠切戰船四方施爲質職刊

信覘其處廉切又較問道居覓切微路也惘懼語其切又許○二年沼磁上音也

音慈二邯鄲上河干切下多寒鼓諫草呼到切下邳名屬徐州辟辜博切賤而得澄汰他蓋切測革切編交睫即涉切目睡釋名曰蓮重幸曰變澄汰沙汰也柵立木爲之交睫插也謂插於目匡也

瞳徒東切目衲衣諸笈切補首長自秋切沒刺丹酋長名掘其月切瞳子也

絞古巧切鐵鷄代笑切鐵鷄者詭道古委切曳隊上羊列切又以制切切部迴鞍苦貢切稟駝上音譚天徒何切韋噴水蒸困切莆田方矩名屬從容七恭切從容名姝春朱切畏懦乃臥切亦作瞋目昌真切泉州從容下羊益切也屬籍上殊玉切附也下秦昔鎧仗甲仗皆仰

疆場上紀辰切界也屬籍上殊玉切附也下秦昔鎧仗甲仗皆仰

魚向切廣蹉跌上倉何切下徒結以紓商居切說文脯方矩切雅云持也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梵落八月盡柔兆敦

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齊王下○開運二年缺望古尤切又窺賂遺上郎故切糴徒歷切

釋文二十九

穢囉魯何切釋氏梵音闕璠闕苦濫切姓狡佞古巧切狂鍛鍊上都玩

甸切鑠也慇慇降切梯掠上苦活切下思瑾渠選○三年朝請十性

治金也慇慇降切梯掠上苦活切下思瑾渠選○三年朝請十性

留力求切姓出衛氏梵音歸款苦管切謹起古蜂字謹起如謹啖徒鹽切又杜嵐

大夫留封人之後歸款誠款謹起古蜂字謹起如謹啖徒鹽切又杜嵐

石盧舍切嵐慕容彥超慕容復姓按姓譜鮮卑莫護跋人居遼西時燕代多冠

後音訛爲慕容耳至巴傅音糗糗去久切又亡救怒獠上呼談切癡也臨呼

其孫涉歸因爲氏巴傅音糗糗去久切又亡救怒獠上呼談切癡也臨呼

驚肉勞之郎到切慊慊苦管切點虜下八切盪徒沆切仔倡上津之切商

賈公土切行賈日鎊金楚耕切鏗犁胡瓜切鎊謂兩無厭於廉切

浦谷登切偃强稂勿切溲沌上荒烏切下隳渠京切黑懔懔懼兒扼

啗寒剛切面縛符攬切縛手於幟昌志切又式烏氏晉支帝訣古尤切

資治通鑑釋文卷第二十九

資治通鑑釋文卷第三十 行款悉依宋本

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史 昭

後漢紀一

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起強圍協洽正月盡 月即丁未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帝姓劉氏諱景本名知遠其先沙陁

北遷帝乃國義舉即位於晉 天福十二年 按天福晉高祖四年號也自八年

陽稱天福十二年國號漢 改爲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

國依舊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爲 衷甲 左傳子木衷甲以禍人

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爾徐無黨注 撲擊也 礫 陟格切 厭勝 一陟切廣

力究切 經 徒結切首戴也 撲擊也 礫 陟格切 厭勝 一陟切廣

徒郎貯展呂切 延袤 莫侯切東西曰 繼旻 眉貧 眇 強沼切 瑩 雜瑣切

切 聿撚 乃珍 佷 且絲 裨將 頻彌切將 述輒 乙點切契 拽刺 下以制切

奚王 馬撻 狼狄切養馬 挫之 祖臥切 侵軼 同結切也 木枒 非買切老

名 文珂 丘何 繪 慈陵切 棗 大計切 快快 於兩切志 井陘 音刑縣名 邠 悲巾

切 虞 怨 延琛 丑林 狡獪 又古巧切下戶八切 掇 簞 蒲疾切詩曰 盜陽 扶

切 切縣名 偵知 丑正切博 伺 相吏切 咽 喉 上伊肩切下胡 浮航 胡剛切閩

屬惠州 彦珣 須倫 饌 具戀切 脯 方矩切乾 郇公 相倫切地名 審琦 渠羈

字 橋 余隴切 緇 馳僞切繩 淖 女教切 竹簣 側革切 器械 胡介切有盛曰 土瘠

秦薄切 餞之 才箭切 悒悒 乙及切悒 倮 作冬 擲 多炙切 髑髏 上徒洛

或從頁 瘞 壹計切切 更名 工衛切 岢嵐 上音可下虛舍切本 間道 居莫

路 文蔚 紆勿 帑藏 上他蕩切下才浪 會稽 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

下登茅山羣臣乃大會計更 鉉 胡大 奉顏 於倫 羝 邦加切 猶豫 猶餘

名會稽茅山亦曰苗山也 鉉 胡大 奉顏 於倫 羝 邦加切 猶豫 猶餘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從容 七恭切 孟津 孟春河北地名孟州河陽縣是也春

休燕 孟津 孟春河北地名孟州河陽縣是也春 存瓌 姑回 彦珣 士刀 翟

釋文三十

後漢紀一

通鑑卷二百八十七

起強圍協洽五月盡 二月即丁未至戊申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從容 七恭切

孟津 孟春河北地名孟州河陽縣是也春 存瓌 姑回 彦珣 士刀 翟

今奇暈直格切姓也亦亭歷切南阪甫遠切坡張瓜切說文筆也惕息他歷切怵惕謂憂也甄城吉

切通作甄縣唯類才笑切青州日阪呼文筆也處分上昌汝切區處曰分澣侯母

得武夫切禁憤恚上房吻切怒也跪去委切鄧以井切切昌六孺贊於

以言邢音用嬰城於盈切繞城城以自守也飼亦作飢狐疑音胡讖名其性多疑每瘦

疑賊賄即切納胃臆乙力切黜陟下竹律切也硃石地名調羽正迴

切知處鑊戶郭切鼎澶魏時連切潰胡對切陵轢音歷如車掬居六切

脍瘠鳥光切瓦礫狼狄切崇暉於粉虔劍之逸子午谷俞玉切三

秦嶺谷一名藥川踞踏上子六切下子褰丘虔切鄱陽蒲禾切縣秦記曰乾祐

元年蹄泔錮錮管切牛檻弄疾正切穿鬲古老鄜芳無切晒之不壞顏

後漢紀三起著雍涪灘三月盡屠維作噩通鑑卷一百八十八卽戊申至己酉凡一年有奇

高祖眷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乾祐元年恣橫胡孟切不

思縮鳥板白挺待鼎切城隍胡光切城池也也樓堞達協切城順理也殺

切毒鳥以羽毛詰責問去吉切舐甚余切當竹仲切啜母字未詳文

珂丘何琪居棟掎吾居綺切牽公帑幣所蔽也鴟張鴟鴞也張猶梟張也崛起

渠勿切檣舟語綺切南方人謂輯音集又七甌函上居下胡襁裸

上舉兩切下補邏郎佐切挑戰徒弔切拋媿汧陽輕煙切縣而陳直刀

陣負兒衣也邏巡也挑戰敵以求戰汧屬隴州而陳直刀

耐仍代切竹箔白各切箭筈古活切箭末曰筈筈會聶知遇

切尼輟隱皇帝上乾祐二年援稍上于元切引也峒晤音同吾德瑄貫

臈古外切幾至巨依切鞮居宜切鞮馬絡峒晤音同吾德瑄貫

魑魅上抽知切下明祕切度辭陳鳩切歷詆丁禮切杼廁神與錠

徒鼎切 璽音璽 直秦切 銀樸也 醜毒酒

後漢紀四

上章閣茂郎 庚戌凡一年

通鑑卷二百八十九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 魯勇切 書傳 長槍 千羊切 毛錐 朱

切筆 德展 隱豈 毆 於口切 聯鑣 上陵延切 下悲 弭 母愧切 激 象呂

也 誥 陟列 珏 詭岳 無恙 餘亮切 憂 澧 音禮 給 徒亥切 欺 瘡 疾於

切不能 駢 蒲眠 據 撫 上俱連切 下 礬 符袁切 藥石也有 閨 門 闕 闕

言也 朱切 六銖為鎰 十 朝 請 才性 懦 怯 上乃剛切 下 閨 闕 闕

黍為黍十餘為銖 朝 請 才性 懦 怯 上乃剛切 下 閨 闕 闕

下 周 穉 子 直利切 謙 從 上苦念切 下 才 湯 滌 上徒浪切 下 亭 鶯 脫 紅

屋 穉 子 直利切 謙 從 上苦念切 下 才 湯 滌 上徒浪切 下 亭 鶯 脫 紅

切人 覘 癡 廉切 又 較 無 厭 於 廉切 趣 遜 須切 剽 掠 匹略切 蟻 蟻 莫

結 切 下 母 總 切 細 勿 武 粉切 晡 奔 模切 日 泉 首 堅 堯 切 獠 直 古 孟

蟲 也 生 於 朽 壤 斷 也 晡 奔 模切 日 泉 首 堅 堯 切 獠 直 古 孟

舸 嘉 我切 大 船 也 方 言 巫 覘 刑 狄切 男 日 塑 鬼 蘇 故切 挺 膜 拜 莫 胡切

南 楚 江 湖 謂 之 舸 斷 也 晡 奔 模切 日 泉 首 堅 堯 切 獠 直 古 孟

拜 瀏 陽 力 求切 又 音 柳 睢 陽 音 雖 郡 名 即 宋 州

起 重 光 大 淵 獻 盡 元 默 困 敦 八 月 即 辛 亥 至 壬 子 凡 一 年 有 奇

號 切 太 祖 聖 神 蒸 肅 文 武 孝 皇 帝 上 帝 姓 郭 氏 諱 威 字 仲 文 邢 州 堯 山 人

周 ○ 廣 順 元 年 號 叔 古 伯 芘 悲 巾 羨 餘 延 而 切 皞 下 老 劉 崇 晏

漢 高 祖 母 弟 也 初 名 崇 高 祖 即 位 以 崇 為 太 原 尹 北 京 留 守 太 行 胡 剛 嵐

周 太 祖 代 漢 崇 乃 建 國 稱 帝 白 太 原 以 北 有 州 十 國 號 漢 皞 下 老 劉 崇 晏

州 名 蔚 沁 上 紆 切 下 七 音 唱 烏 含 切 眈 庶 莫 耕切 民 蟻 語 綺切 燕

李 晉 音 藉 本 字 作 辯 北 齊 時 里 俗 多 作 偽 字 始 以 巧 言 為 辯 紊 文 連切 彥

輒 乙 點 旻 武 巾 火 神 淀 堂 練切 漚 僧 烏 侯 切 契 丹 赬 齧 徒 計切 赬 赬

熟 馬 陟 立切 顛 蒲 北切 剽 祖 臥切 劾 渠 京 翊 夷 益切 廖 偃 廖 力

也 姓 柵 測 草切 編 虎 亭 息 移切 饑 饉 渠 各切 殺 不 熟 曰 饑 賑 章 忍切 趣

讀曰帥與率鬪閱鬪于將注閱很也伺間上相吏切下居莫切龍峒紅徒

切又徒弄龔居容切承戩子踐切汜水音凡德蒲拜切翦撲普

切地名擊榔丑林切鄱陽蒲木切縣二年古老切下邳貧悲切縣沐

陽食事切縣索其山容切培薄侯切榜掠按漢書上音岢嵐盧合切軍

名盛音玉盃鳥管切小孟自首式披切白彭卓遠切謀者徒協切軍

童駮語駮切慍對上於問切怒也跌徒積切說叱咤上昌栗切下竹駕

後周紀一 起元熙困敦九月盡闕逢攝提格 四月卽壬子至甲寅凡一年有奇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廣順二年葦楫房越切以

楫甫兩切全琇以九切昵尼質切瑄土刀切沅江愚袁切烟款若

切情七正切儻息救切壕石蟻字三年徒年切治田紛女加切餌

仍史切爭之通作諍愍眉殫切鄜芳無切頷之戶感切又五琰古孝

欲之也通作諍釋文三十 四

興似宣切風痺濕病也耐享符遇切後死者培斂蒲侯切詩曰曾足帑

庚上他黨切金幣所藏也徐鉉胡犬切堙伊真切錯口駭切顯德元年

菲食如尾切掘其月切篲蒲愿切爾雅昌岌逆及逗撓上大透切

跋扈蒲撥切猶晁馳遙切劾敵渠京切強也春舛如占切切披縻普彼

仁瑀王矩切驍將堅堯切輜重上側持切下直用切輜載衣車重器械

胡介切械者被褐胡劄切笠力入切說文黃騮力求切樽車千歲切

器扶云切州名滑稽捷之上古忽切下古奚切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樽車小箱

寶扶云切州名織紵上職力切作布帛之總盜路之石醜諷許多切切揚耨乃豆切契

後周紀二 起闕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 二月卽甲寅至丙辰凡一年有奇 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顯德元年解文運解胡貫

而殿丁練切軍褊迫裊緬切衣錦於避切二派善拜切匯胡對切水

後曰殿褊性狹衣錦服之也二派別水也匯回合也

拔稗上攻乎切 雕菰也 一曰黥中 渠金切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上○顯德二年戮力力竹切 併力也 幽切 標幟 以旗幟而標識之也 解

古監切 傳檄胡狄切 皆稱 尺證切 皆屬 閩 谷子感切 鉗 其廉切 以鐵

惑亂也 器皿眉承切 飯食 欽鐸 上蒲撥切 下達 斜谷 上余遮切 下余

南口曰裒 裒將賓彌切 將 之器用也 北口曰斜 裒將 之偏副也 耻 千禮切 泗 下各切 磁 州名 埔 橋 余龍

污澤汪胡切 濁 彥禧 切其 三年 上密 餘招切 艦 戶黠切 戰船 四方

如艘蘇刀切 船 比至 必麻 弩礮 上暖五切 弓有弩者 秣馬 馬穀也 滌

州名 涑水符非切 水出九江 山 涑口 古禾切 水陽 燕犒 也下口 到切 餉

篇 薊音計 繁纒 上蒲官切 肥縣 并力 卓正切 兼 安堵 音穎如 牆

也 相埒龍輓 机上 居履切 棧机也

後周紀四 起柔兆執徐三月盡強圍大奇 落卽丙辰至丁巳凡一年有奇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釋文三十

五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顯德三年屋椽重緣切 髀 并珥切

切股 鏃作木切 卮 章移切 跨據 枯化 一 培 鋪枚切 瓦末 燒者 按漢書

顏師古注音步侯切手掬也其字从手从讀為杯 龔 姓也 番禹 音番 下

非也又按培字亦作抔意同而兩音當互讀也 輕佻 吐彫切 爾雅 扶 古尤切 行陳 上胡

州府 承儔 祖峻 彥穎 紆倫 輕佻 吐彫切 爾雅 扶 古尤切 行陳 上胡

伍軍陣也 孳戮 農都切 書曰 鴻臚 凌如切 昭暉 委粉 嬖 博計切 灣

頭堰 鳥還切 漣 陵延切 糲食 力達切 槲 張瓜切 郎國 于分切 漢

撻 他合切 捶楚 黥 渠京切 黑 堡壁 小寶壁 烽火 數容切 烽火夜 粿

糲 上去久切 又上救切 處訥 叔骨切 鐵縵 古杏切 紡績 上撫而切 網絲也

從容 猶休也 肺附 肺之相附著 反閒 居板切 反居樓切 反 靴

許茄切 觀 搏 徒官 猿 盧皓切 西 四年甬道 音誦 策垣 躬環 胡

切貫 甲胄 直佑切 甲鎧 南夷曰猿 沂淮 蘇故切 逆 鼻 以諸切 削梯 則

餘也 噉 亦作啗 混 承職切 斲 音斯 或作 狔犬 豕曰狔 俘 馘 古

切軍戰
斷耳也
淩 他干切水濡
而乾曰難
藁駝 徒何切或作他韋
昭曰背肉似藁
葭葦 上音加葦之未秀
者下音偉蘆也
淖 泥也
芟涉 蒲撥切
或作改
高郵 音尤縣名
屬揚州
癡 良中切
罷病也

後周紀五

起著雍教梓盡屠維協洽
即戊午至己巳凡二年

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顯德五年鶴木

易羊益切姓
也賈於倫切
東沛洲 博故切
地名
延釗 之遙
齷齪 上於角切下側角
鹵田 鹵迫也一曰小兒

間道 居寬切
銀 丑兩
鋼甲 居郎切
無厭 於廉切食
怙懼 容

切又許拱
切復忍也
○六年戶之
古瓦切剔人
縣於 縣平
綰 經一賜切
縛鍾 伯各切縛鍾十有

位 匏土 蒲交切八音之數
匏 匏也土垠也
秬黍 白許切
縑 經也
醜繆 縑吳切

他代切以
物施人也
王鉞 王攸切
汧流 余專切緣
水上也
舳舻 上仲六切下龍都切漢

弑 悲市
擣周 攪擣
棣 徒計切
郵 丁禮切蒼頡
篇曰郵舍也
曷時 許亮切

修也
葺 七洽切
商賈 音古行賣曰
忤 五故切
愕然 逆各切
驚恐兒
詼諧

釋文三十

六

上枯回切下戶
皆切譏戲也
邊幅 方六切布
澣 侯肝切
諛浪 逆却切戲也
單父 音善
甫縣

名屬
遁伏 上宅歷切挑也下房六切
隱也凡隱匿者謂動發之
商權 說岳切博雅
揚推都凡也
質責 職日切正
責之也

上游 如字文類曰居水之上
流潏師古曰潏即流也
府藏 所蓄也
婞直 下頂切
全椒 卽消切
縣名屬

州泊 巨至
賕 音求以財物
詰之 去吉切
紀 音更衣
工衡切
改也

重刊至正本註陸宣公奏議序

余筦閩鹺從故家得先忠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刊本前有進書表題曰
迪功郎紹興府嵯縣主簿臣睦而不著其姓証
以周輝清波雜志劉岳申申齋集知為郎睦作
睦里貫仕履不顯以臨安志人物傳清波雜志
及結銜攷之知其字晦之杭之鹽官人事張九
成編譔橫浦日新從特奏得官以文學知名嘗

序

一

注三蘇文及此書履官嵯縣主簿此外則無可
攷矣其注典賅簡要頗有發明洵為宣公功臣
元以後無刊本故乾隆中廣搜遺書諸臣亦未
採進阮文達研經室外集始著於錄先 宣公
著述見於新唐書者議論表疏十一卷翰苑集
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十五卷見於權文公
集者奏艸七卷中興奏議七卷制詔集十卷別
集十五卷集驗方五十卷驗方及別集久佚存

者奏議制詔而已通行本二十二卷與陳振孫
書錄解題合當即蘇文忠所校進明覆宋本二
十四卷分制詔奏州奏議為三與權文公集合
此本奏議十五卷當合奏州及中興奏議為一
而又多析一卷耳源自有知覺即服膺先宣公
上不負君下不負學兩言乃兩奉徵召三任方
面不能有補於時屏居退省時疫於懷每思刊
布先世遺書以承先志是書流傳尤罕得見者

序

二

寡侍養多暇校正付雕原本有劉須谿評點皆
仍之至先宣公學問經濟彪炳古今予小子何
敢贅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且月裔孫心源謹
序

安吉吳俊書

註陸宣公奏議序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
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損
棄於陸公公諱贇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

奏序

一

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主簿本傳作調渭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
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
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
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
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
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
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
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
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
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
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心之助

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
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
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
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
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
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
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
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
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一遣中使
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
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

奏序

二

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
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叅忌
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
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
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晷且自愛事有不可必
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
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
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叅納
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
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
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

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浹十稔求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獯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

奏序

三

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上

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
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
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
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
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
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
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
其偉歟

奏序

四

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于世近因回
祿之變所幸元收謝疊山先生經進批
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綉梓切見棘闈
天開策以經史時務是書也陳古今之
得失酌時務之切宜故願與天下共之
幼學壯行之士倘熟乎此則他日敷奏
大廷禹臯陳謨不外是矣

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謹誌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嵯縣主簿臣睦言臣所註唐陸宣公
贄奏議十五卷繕寫成秩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
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
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
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
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
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
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
之畧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
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奏劄

五

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柄鑿
不侔水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
遽追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
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
正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
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旣多識於前言
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
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
德雖盛尤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
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

之次臣自慙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盡蛇壺免於支離坐井
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
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
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
使毫厘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
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
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奏劄

進讀奏議劄子

六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
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貢講讀
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爲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
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
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
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

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

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

奏劄

七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註唐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一 論關中事宜狀

二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三 論叙遷幸之由狀

四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五 奉天論前所荅未施行狀

○卷之三

六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七 重論尊號狀

八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九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奏目錄

八

○卷之四
十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十二 奉天論解蕭復狀

十三 奉天薦袁高等狀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十五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十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十七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十八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卷之五

十九 又荅論姜公輔狀

二十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卅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卅二 又荅論蕭復狀

卅三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卅四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卅五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卷之六

卅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卅七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卅八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卅九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四十 請釋趙貴先罪狀

四十一 論替換李楚琳狀

四十二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奏目錄

○卷之七

四十三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四十四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四十五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四十六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四十七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八

四十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四十九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五十 商量處置寶叅事體狀

五十一 奏議寶叅等官狀

五十二 請不簿錄寶叅莊宅狀

五十三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綰狀

○卷之九

○四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腳價於汧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四五 請不與李萬榮汧州節度使狀

○卷之十

○四六 論汧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十一

○四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四八 議汧州逐劉士靈事狀

○四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五〇 論左降官進赦合量移事狀

○五一 又奏量移官狀

○五二 又進量移官狀

○五三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奏目錄

○卷之十二

○五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

○卷之十三

○五五 論朝官闕貢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十四

○五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五七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五八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卷之十五

○五九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闢田為課績

○六〇 其四論稅期限迫切

○六一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六二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行款悉依元刻

論關中事宜狀

唐本傳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俛溧陽令贄少孤特立不羣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會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此奏及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帝不能

用後有涇原士卒之變贄言皆效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

奏一

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見晁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

至論

論府兵與兵制更宜考究

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

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

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史乎準書李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

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天子以為私奉養不徒郡縣豪傑

處之陵邑前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嘗富人

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漢武以強驂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五年徙天下豨猾吏民於邊元鼎六年其賦役則輕近而重

置張掖檄煌郡復徙民以突之嶽音屯其賦役則輕近而重

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

底又猶務戍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

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唐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凡天下

十道置府兵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舉天下不敵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與公所言頗有異同

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

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

兩京不守安祿山傳祿山當明皇天寶間既兼制三道意益修又請為閑廐隴右耕牧等使天寶十四載冬十

一月反范陽十二月丁酉祿山陷京師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

本之意則忘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初肅平涼闕監牧馬得數萬疋至烏氏彭原太守李

遵出迎獻衣及餽糧其有馬有糧皆此類也故肅宗得以

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此指安祿山史思明繼有外虞祿

死慶緒繼之思明死朝義繼之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

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月吐蕃陷隴右諸州

十月寇奉天武功戰于盤屋王師敗績丙子駕如陝州皮寅吐蕃陷京師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

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于斯

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

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

奏

一

皇仁聖讓却醜類再安宸居十月癸巳吐蕃憤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甲午車駕至自陝州

城邑具全宮廟無竇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

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求圖陛下誠宜上

副立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

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

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

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

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謂防秋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

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應元年十月辛未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二年十月丁卯吐蕃寇醴泉京師戒嚴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三年八月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三年八月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

州京師戒嚴陛下嗣膺寶位威隔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

奏一

三

蠶漢田儉傳云蠶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注云蠶蠶也火各切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

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

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

堅定要約吐蕃每入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共二十萬攻茂州屢為郭子儀崔寧常謙光等所歸其故虜使

數至輒留不遣德宗即位兩遣太常少卿章論歸政吐蕃即遣使者隨論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遂識和好

德宗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長安而清水息兵稍久育馬漸之約疆場不定復令崔漢衡往決於黃浦

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

胡回紇傳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

名維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命

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

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許汗所誅乃密獻策於光晟

請殺回紇光晟凡三奏德宗不許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

聚為京觀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德宗貶光晟為睦王傳

以慰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

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有端然
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
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
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
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
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晁錯傳兵凶器戰危事也至戒
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
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
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
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藩鎮傳李正己高麗人本名懷王代侯希
暹爲節度使始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隸十州
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後又取信濃徐兗鄆

奏

四

九十有五州號最強大建中初聞成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
李惟岳偕叛會發疽死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舊名忠志拜
成德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雄
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妻襄
德宗立拜司空後服妖人藥即瘖三日死梁崇義使李兆七州
人本事來填瑱誅衆立爲長代宗因拜襄陽節度使李長七州
兵三萬與田承嗣等相結德宗示以不疑加平章事後爲李
希烈所敗乃赴井死田悅蚤孤田承嗣將死命悅知節度事
連和復與朱滔王武俊李納自立爲王後與梁緒緒所刺
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
也朱滔幽州人乃泚之弟泚入朝以滔權知留後李惟岳拒
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
領節度賜德棣二州李希烈燕州遼西人代宗命爲淮西留
後德宗立即拜節度使梁崇義之反拜希烈爲諸軍都統平
崇義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以正己既死希烈納與悅李
爲多
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實臣死惟岳繼之李寶臣死軍中推其
和自稱齊王置百官實臣死惟岳繼之李寶臣死軍中推其
父位德宗不許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崇義卒希烈
謀拒命德宗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惟岳
叛梁崇義死李希烈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
不克猶大掠而去後李納叛命希烈討之希烈潛與納爲

展齒謀取汴州又約河北朱惟岳戮朱滔李惟岳拒命朱滔
滔田悅等連和自号建興王武俊等同叛曩然則往歲之所患
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國練使詔治曩然則往歲之所患
逐鎮滔大不平遂與王武俊等同叛曩然則往歲之所患
四去其三矣議皆已忙惟田悅尚在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
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
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
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
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
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以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
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
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唐兵志云德宗即位以白志
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
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正為使蒐捕峻切郭子儀之瘡哭

奏

五

仲孺殖貫累巨乃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
五品志正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家皆出子弟馬女裝鐵
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
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
之筭室廬食貨志云判度支趙贊復請稅間架其法屋二架
六十告者貸商賈兩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
賞錢五萬太常博士韋都廣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商之令出
初太常博士韋都廣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商之令出
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縉可支半歲乃以戶
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估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
尹韋正長安丞薛萃拽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
奴婢然恫安師蒙人田縉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德宗紀
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縉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德宗紀
十四年七月罷權咄建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
中三年正月復權咄建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
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
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
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

善回

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罄陳狂愚無所
諱避固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
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
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
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
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
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奔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懷則悅近來遠之
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願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
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

奏一

六

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
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
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
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
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
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抽買貸商點召
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
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
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靈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

藩鎮傳德宗建
中三年盧龍朱

滔魏博田悅鎮冀王武俊淄青李納合從以叛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朝廷雖命馬燧等將兵討

平珍未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李希烈傳德宗立以希烈為

未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建中四年上遣左龍武大將軍

哥舒曜討之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卒衆三萬圍曜

見陋狹幸因乏使替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

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

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

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

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

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聞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袂者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土

家丁萬民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可以為不可而帝甚盛毗曰陛下徙士家其間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

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廁之謀

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

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從

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

子橫建武中為光祿勳駕西征兜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動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光武不從遂上龍其後願

川兵起乃還帝歎曰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

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

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虛匪悅聞

傍懼貴臣將為阻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

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

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

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

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

奏一

七

見其情

得招逆之法真

廢相率直讀

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云去病為人有氣敢往武帝時以戰功為驍騎將軍上官是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李古兵法
 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
 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
 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
 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
 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
 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
 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李希烈傅
自相王遣使者來奉饋希烈亦自号建尚恐其中或有傍遭
與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林連半天下詰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

奏一

八

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眾盖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
 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
 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鳴之性其下同
 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關昔下品其志好不過聲
 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踴躍之能史蘇秦傳臨淄民
博蹴鞠刻何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云起戰國時
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今軍中无事但使蹴鞠郭璞三蒼解
語曰鞠毛團可蹋戲左傳二十八年晉文公欲殺魏犢而愛
其材使視之犢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距躍起
也踊與踴通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眾
 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
 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
 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

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史平準書漢武帝時非吏比者三

二筭甬五丈以上一筭德徵卒殆窮於閭閻時諸將多諸益

亦若行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杆軸已空興

廢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

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

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為

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群帥畏威雖万無此虞然亦

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牀爾不足徵焉臣

請復為陛下効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

恒趙青齊迭為唇齒田悅傳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

奏一

同叛納分兵佐悅會幽州兵討惟岳悅乃以兵五千助惟岳

自將兵數万繼進又使楊朝光攻臨洛將張匡固守左傳

信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虜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虜虢之謂也今恒趙青齊更相黨援故

齒為喻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

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

釁故能累推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

鋒刃德宗詔河東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李抱真救張伾燧

光悅乃自壺關鼓而東賊又岡擒賊大將盧子昌而救楊朝

軍其右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万計引壯

騎數十夜奔魏州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

操得其柄此其明効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

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

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悅夜奔魏州其將李長春拒不

明日悅得入渡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欲自到眾抱持之

乃斷髮為誓悅自視兵械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田承嗣時

姚曲

格言

孫曰
兵子
聞推
遲未
視工
也久
格言

舊將邢曹俊與之謀曹俊
為整軍固壘羣心復望
其後魏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
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
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
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
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
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
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
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
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
虞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
靈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
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

奏一

十

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
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
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
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
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
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
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
之與否耳儻能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
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此謂田汝洛
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此謂李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

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逆目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明

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

殆三十年矣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

學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置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

廷劫賊國眩驛相依以土地傳子孫故朝廷置之度外自肅

宗至德迄寶應凡七年自代宗廣德迄大曆凡十七年非一朝

年至德宗建中四年共二十六年故云殆三十年

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

畧悅既敗于雙岡復敗于巨水乃甲鉞厚禮結好于朱滔王

走城蹈藉死武俊蕃種有勇無謀騎射與張孝忠齊名朱

擊中者甚衆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

滔卒材多疑少決本傳滔性凌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

師田悅傳悅既敗未幾王武俊殺李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

觀分兵守之德宗授武俊深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

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僂路

王郢說武俊則說滔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告師期滔因使

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事起無名衆情

奏一

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

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

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

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

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

鄧襄鹵獲之資本傳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入血流於前而

即北侵汴州南畧鄂州留其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

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

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

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

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

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

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本傳勉初節度汴宋德宗立以為汴

希烈圍襄城詔哥舒曜以烏合之眾捍義野豺狼之群本傳

勉出軍救之烈陷汝州德宗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郿寧涇

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曜還屯襄城希烈遣眾萬人縱

火攻柵曜苦戰破之居數日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帝復

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策將劉德信以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

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

莫前此臣所謂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

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時懷光將朔

朱滔等相李芄還鎮為東都之援德宗以芄為河陽三城節

持久不戰上復進圍悅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

右賦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

思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

奏一

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

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

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

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

而李晟往矣本傳云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以猶曰未足復

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本傳云時馬

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朔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

則師不在眾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

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本傳云李室臣本范陽內屬先後歸

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乃其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

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已乃其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

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寶臣既蓄

異志引妖人作識非置金匱玉笋限曰內產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寶

董子被寶臣已飲即瘡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

三日死時建中三年也

知乘其後長孝忠本李寶臣麾下寶臣死子惟岳反乃歸朝

武以孝忠為節度使時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遣蔡雄

說之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乘城固守卒全其

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攻之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

人共盟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給為臺檢示日使者

齋詔喻中丞李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

還朝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觀察使會武俊拒命

遣將攻趙州日

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眾太原謂馬遂澤潞謂李危當

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

得觀覺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

奏一

三

元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

惟陛下圖之

至正甲午仲夏

翠巖精舍重刊

詒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行款悉依元刻

論叙遷幸之由狀

本傳云始帝值變故每自勉責費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亦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是言哉然而上此奏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自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

之事逆臣朱泚傳云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關下師次涇水京兆尹王翊使吏洪軍榘飯菜有衆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如山尚何往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廢林大盈庫寶貨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與百餘騎出侍奉天賊遂突

陣通化門詔集六軍不至者帝與百餘騎出侍奉天賊遂突

入舍元殿掠宜春苑死於宣政殿號

其弟滔皇自鳳翔還京師使人監其弟賊衆遂推泚為主

泚營即自將兵攻闕奉天

因自勉責費曰陛下引咎堯舜

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

奏二

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

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

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竟嗚咽旋屬游環

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

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

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

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

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方無遠不暨

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

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

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方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

-5 165 35 925" data-label="Text">

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摧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

辭境
而意
嚴得
告君
之體

條目織碎更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筭
筮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
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
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
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
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
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蓄收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
崇勲孰不解躰加以聚斂之法載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
稅禪販夫婦畢筭緡錢食貨志云趙質復請筭除陌其法公
私貨易千錢舊筭二十加為五十物
兩相易者約直為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
率而民益愁怨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

奏二

一

京邑闕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
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
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費易生多猜則群下防
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
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
重門無結草之禦左宣十五年秋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
杜回擊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
歸杜回亂也爾故獲之夜夢之曰殺而所嫁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
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群

格言
鮮疵
意嚴

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灾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奏二

三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无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

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

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綱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古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帖危刷億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无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

奏一

四

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王圖况

辭婉
意切

陛下稟英姿乘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在再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求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德宗問贊以當今切務贊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李懷光以兵五万至敗賊于魯店遂

戰奉天城下自晨至昏賊潰是夜泚引去然京師尚未收復今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

奏一 五

格言

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躰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人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

不從矣欲去苟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寔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遠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帖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寔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寔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揉於其間聚怨蹀躞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

奏一

六

婉而切

引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眾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懔懔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指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躡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

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凝梗爲訐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

五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

奏一

七

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弥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懷二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倦二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入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業二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

奏二

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蕩詩注云然自矜氣健之兒斂聚羣不逞作

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无臣側无切又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尹伊陟之屬雖无此臣

猶有常車故法可案用也莫者无也朝廷君言遠賢也書曰

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

卒狂桑柔詩注云臧善也不施順道之君自謂所任使之臣

民尽迷皆善人也不復考察自有肺腸行其中心之所欲乃使

飾非或如狂見史記商本紀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

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

可不則而象之傲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

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

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興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奏二

九

厲同趣者必覆全失眾則全敗全得眾則全成多同於善則

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

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

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

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

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

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

眾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謀猷

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

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

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入閣說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儒學傳序太宗身囊鞶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閣置洪文館悉引內李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間則與夫以太宗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晏夜艾未嘗少怠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高宗未徵元年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其政治長孫无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姓阜安有正觀之遺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

奏二

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疾后遂參預國政上不能制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以聖三月於午廢中宗爲庐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天授元年九月壬午改國号曰周加尊号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似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寔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中宗神龍二年政元景龍時韋皇后安樂公主牛昭容等用事皆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宗乃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庶人韋氏已弑中宗矯詔稱制元宗兩儀殿梓宮宿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郡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

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消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官爲當官司府以厚歛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左傳當時外寵竊國如安祿山兼制三道之類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于儀有寵於威王威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竊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內寵擅回天之謠當時內寵回天如高力及于儀則子克衡外之類是也後漢宦者傳威帝與卓超徐璜侯覽左信唐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禍機熾然醜醜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

奏一

十一

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韋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肅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恒卦初六云浚恒正凶王弼注云求深

凶德宗猜忌太甚故公及此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巨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九年矣而果得晉困險阻艱難楚子曰晉侯在外十年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

奏二

十一

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于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動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迓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行款悉依元刻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是時賊泚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帝乃上此奏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尊號始於秦皇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與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指朱泚此乃人情回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



重論尊號狀

奏三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搃稱之史秦紀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王功過五帝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前乃更號曰皇帝齊人甘忠可許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以言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許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以言漢家當更受命於天以教夏賀良等尋亦好之乃說哀帝宜急改元易號哀帝久疾冀其有益乃下詔曰皇天降祐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

奏三

一

上可以高德於算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求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老子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傳二十四年冬襄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書曰天王出居于鄭漢光武詔令上書者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因服降名禮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後光武詔上書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此奏既其言於奉天赦文中併舊號去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興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
執德不固困則思治秦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
乃上此奏
帝納之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
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
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
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以可行
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
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
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
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
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

奏三

三

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遁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朱滔

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滔天僭帝者二李希烈僭即

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

楚朱泚僭即帝位國號大秦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

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紆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

誰肯懷昔成湯遇戒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

謂割髮宜及膚翦瓜宜侵體選應休璉與岑文瑜禱雨書云

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旁沛今者雲重集而虜散

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聖賢殊品優劣異姿制髮宜及膚虜瓜

宜侵肌乎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

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

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

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
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
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
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
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
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踰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
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
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
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
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
輸愚懇伏聽聖裁

九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奏三

四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
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
勤勞者承命竦慙願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
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謨而恩叅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
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
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
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寢興由理
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越
春秋越王勾踐反國五年徵召羣臣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
仰天而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
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
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

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雖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

十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德宗既遣中使諭贊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不何政盡言乃復上此疏帝頗采用其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

表三

五

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日臣以盡忠雖甚庸鶩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

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忠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

奏三

六

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虫虫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

辭意如婉
道君得告

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

奏三

七

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民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責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

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證每犯顏古諫太宗輒爲霽威類之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如李大亮表太宗手詔褒美之類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師心出字肆于人以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

奏三

八

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左僖公二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鯨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

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悔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

奏三

九

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駟辨給銜聰明厲威嚴恣疆愾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駟辨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感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感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楚襄王所譏人之言迂屈原於江南楚益以衰事見史記本傳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

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啗而爲晉賢

臣檀弓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其絳侯木訥而爲漢元

輔本傳絳侯周勃爲人木彊高帝以爲可屬公孫弘上書論

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本傳弘請罷築朔方武帝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本傳高帝欲廢太子呂

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不奉詔然則口給者事或

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

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

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

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黻纒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鄭當時傳云常趨和承意顏師古曰趨讀曰無趣向也和胡卧切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恐忠告之不諫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

奏三

十一

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讎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

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
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
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虚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
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竟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
惡以招諂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
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
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
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
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
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
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

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
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
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
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
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
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
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
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
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
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
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

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
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
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
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
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瀟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
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
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奏三

三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行款悉依元刻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闕志乃上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左昭四年鄭子產作

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

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

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此二語出大戴王制篇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

之臣事見伏學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

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櫝之積

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

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

奏四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

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

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

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餽巧求媚乃言郡邑

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王鉞傳云帝在位久如御服玩脂澤之費

藏故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入必悖而出大學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

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清風肅然海

悅各獻練三万疋悉付度支以代租賦

丙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出賈捐晉武焚裘之事咸寧四年太醫

司馬程據缺雉頭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敬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勝列二庫之名覆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

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

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

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

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并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

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

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陷功勞無猛制而

奏四

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

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粃米二斛每何賊休息夜縱人於城外采無菁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

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今者政圉

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

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

散豈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

將虛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其為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

築金臺天下稱其賢韻語陽秋云李白古風有燕昭延郭隗

臺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問事之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韓子紂為象箸

必將為犀玉之杯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

格言 近論 人

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大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左襄二十一年臧武仲謂季孫曰紇也聞之在上位

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奉三無私禮記孔子以壹有衆人或不問居篇云

卒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

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

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

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

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

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愷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奏四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切然布懷與衆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纖麗一無上供

推赤心於其腹中武見光紀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琴綱乘輿

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

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

之又何疑焉慙少失多廉賈不慮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奉天論解蕭復狀

本傳云復字履初衡之子也望闕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扈狩奉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盧杞對上或謂諛阿臣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

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復為相方嚴數咈帝意故
居位亟解致之本紀興元元年正月以蕭復為山
南東西荆湖淮南浙江福建嶺南宣
慰安撫使是贊奏雖上復竟不留也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
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
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
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
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
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
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
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德宗建中四年以
戶部尚書蕭復為
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
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
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思量不測其故意

奏四

况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任其意
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
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亦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
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諸本是貴門又聯親屬痛自脩勵慕為
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
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元忠初相武后有清直
名璟剛直之節老而彌
篤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
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
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
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况乃見
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

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
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
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
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季布傳云樊噲面謾
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
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
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
不獲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
陛下留意此奏既上帝亦竟不復辨也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以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裴謂曾任金吾將軍孫咸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

奏四

五

丹延郡團練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曾任郎官殷亮曾任郎官李舟曾任郎官何士幹姚南
仲陸淳沈既濟補關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
歎之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
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
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釋思舉所知猶懼鑿識不明品藻非
當反覆叅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
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
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
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真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
海內至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
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晉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

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

用諸師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本傳云懷光為朔方節度使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

奔命自蒲津絕河敗朱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欲見上請誅

宰相盧杞等祀說帝令懷光乘勝滅賊未可入朝帝從之詔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起難為奸臣所隔不得朝頻患

恨去屯咸陽堅壁入旬不出戰屢朱泚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

詔使進軍以何驪為解陰連朱泚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

相制持唯不姑息求安終恐交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

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本傳懷光反

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神佐銷光鉉等為洋利劔刺

史各勒兵以通蜀漢矜喉未報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

奏四

五六

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適遇臣何命宣慰懷光偶論此

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

却回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言輕不

可中交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

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

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

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

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

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

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

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本傳懷光謀沮撓展軍
 鎮獨厚衆皆以爲言惟陛下裁處懷光欲展自削其軍則上
 意易撓衆遣陸贄往詔懷光令與展議懷光曰虜賜不均軍
 何以戰贄數頓展曰公乃元帥軍政得懷光日虜賜不均軍
 專之展將一軍唯公所命懷光計塞乃止偶屬移軍事相諧
 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
 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

十四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所患
 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
 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
 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
 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
 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奏四

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
 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
 成委而不謀何以盪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
 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
 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
 託言戡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左襄十
 如逐鹿晉人角之諸四年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
 成掎之與晉踣之左襄十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无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
 六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
 也左不受寇也左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左軍之善政也左潛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左疾雷不及掩耳夫制
 師左衣起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左疾雷不及掩耳夫制
 軍左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

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左宣十二年楚子日古者明以爲大戮於是乎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有京觀以懲淫慝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李晟旣徒屯日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贊之料敵其明如此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醫

奏四

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

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成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貢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

安祿山反肅宗方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欺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近纜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薰猶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

奏四

九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叅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

百官志云云

說合利
入情
可以
感動
君心

置有處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可不讀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貪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貪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貪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

奏四

十

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貪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置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本傳云公輔素有高材德宗幸奉天擢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章有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宜從

儉以濟軍與帝怒其賣直欲罷公輔故贊
力救解之帝終不聽遂下遷太子左庶子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
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
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
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
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
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
誠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
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
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
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捨身成
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玉

奏四

十一

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
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
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古曰欲顯諫者則擊其鼓又淮南子云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

之旌垂戒慎之制立司過之士卽記過之史猶懼其未也又設官

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

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那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

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
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讎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
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

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
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般辛拒諫飾非之惡
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
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
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
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
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
言聽輿誦封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
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
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
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左傳二十八年云云虞舜設誹

奏四

十一

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
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竊謂不然當問
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
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
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
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
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
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
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

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
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禮

良傳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云云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

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

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

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

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

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

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

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表記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奏四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

其相傳說喻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

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

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

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

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

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

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

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

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

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

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

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奏四

十四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行款悉依元刻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

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 李懷光事已見

上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

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

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

而言有懷必盡庸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布

同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欵而矜至愚實天下

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 魏志許允為吏部郎選

入將加罪其妻阮氏曰明王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又曰主聖則臣直 薛廣德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

奏五

乘船危從橋安今陛下稟天縱之性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

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

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

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

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

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

人也 劉向曰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

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

巨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

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

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

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

則是不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弭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詩非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家語六本篇云而弗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



與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本傳云環陝州人德宗初吐蕃寇劔南詔環以郾隴兵五十馳救虜遂破走威名大振環所領一軍多幽隴舊卒時方在陳許正當賊衝環孤立無援贊恐其為賊所乘送上此奏

奏五

一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師岐下則楚琳助亂鳳翔節平章事張鑑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其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楚琳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屯虜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鑑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鑑絕城走賊追及殺之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岐下即鳳翔也蘇門則朱泚黨姦盧龍節度使朱滔與魏博田悅鎮冀王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士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營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

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
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
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
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
韓滉切令贍恤此軍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
及狩梁州貢獻不絕貞元元年遷江淮
轉運使故贄欲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洽即元佐也時為汴宋節度使與
今混贍恤之若得自存必有成
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
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澈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
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

奏五

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

一即宰相

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

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

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

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

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逆難已甚况

又不駐艱危可知德宗既狩奉天又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
自奉天復幸梁州

撫忽聞變故當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

張延賞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在奉天貢獻相踵

于道久次得騎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見本傳

韓滉望幸於東吳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狩梁定獻
縑十萬正混聞京都未平乃築石頭五城

好字 相善 於救 忠良 之難 善於 疑主

脩塢壁起建業抵京現樓雉相望以為朝此乃臣子之常情

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倚之男
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
伏愿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

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
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
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
頃盜與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
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

奏五

四

相好辛
想善
延事
全保

蠲衆情願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
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
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
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
周但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
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
中

廿三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疑從賊中來行在官恐有姦計贊謂今盜據
宮闕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可復猜慮拘囚
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
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

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
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
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
揆之軀復異蓋尊領其要甲主其詳尊尚恢弘早務近細是
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
以綱而衆目咸舉明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
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黼纁而黜其聰察匿
取藏疾而務於包含左宣十五年用洋納汗不示威而人畏
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
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
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
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奏五

五

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
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
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入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
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是以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
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項羽其
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軻欲爲
丹刺秦王取燕地圖秦之圖窮而匕首光武寬容博厚而馬
援輸其款誠本傳云隗囂使援奉書雒陽援曰天下反覆盜

祖乃知帝王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
自負真也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
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讐有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
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
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
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
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
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
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
下至聖之德而遇茲般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啟睿心徹小
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

奏五

上八

平

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龔流
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
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
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
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
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
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葺爾兇醜曾何足平臣
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
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
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

張皇獻討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
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
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
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
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
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
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
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
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戢下生戎宮闈不守儻
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臣見忌之寃而舉
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
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奏五

七

人何有不暇過而能改亂亦遒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
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
日馮異傳云可謂失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
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狃偷迭居海經曰南海之外有
狹狹即皇帝位於宜收殿後李懷光反又屯兵咸陽關輔郊
讖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
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
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
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
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邗建等輩必
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体屈法
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

司大則授以職貢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
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
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燕
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燕尊郭隗賢士繼往
乃还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
王躬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衆賢
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衆賢
自魏往鄒衍自齊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
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
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
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
之休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奏五

渾瑊奏尚結贊屢約共取長安旣而不至聞其衆
大疫已引兵去上以李晟與瑊兵少欲倚之共復
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贊贊以為吐蕃貪
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
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綠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
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綠吐蕃士馬強甚又
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
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
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
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
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澈口奏訖伏恐未
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
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

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
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
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寔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頌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
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吐蕃傳德宗即位累與吐蕃通使
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
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
四州界之會大疲虜引去及泚平責本以武亭功賞帛
萬匹虜以為怨乃數入寇帝詔責之對曰本以武亭功
未償乃來又駭碑卜疆場不明故行境上其反覆如此猜矯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惣戎在邊因
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
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狂每頗由茲促
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
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

奏五

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
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
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木其說則人情物
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
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
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
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
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
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眾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
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再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

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吐蕃傳云次相尚結贊有謀大相贊唐大將渾瑊馬燧李晟果如所料其有謀可知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

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

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

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

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觀機若瞋

邁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

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

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

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

奏五

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

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獸亂思安和風旣揚昏裨自斂蠢茲

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于撓生事惑

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本傳云懷光與朱泚稍稍

攜貳益不自安乃引兵如河中既至復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

背無患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

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

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

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

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載休顏韓游環乘其西北

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惻之至

世五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德宗復遣使謂贊曰卿言吐蕃甚善然賊晟諸軍當以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贊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以殊賞則將帥咸悅智勇得伸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躡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闔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

奏五

十一

功立其於委任之躡豈不博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人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

灼情早
人知
熟勢
好事
相善
無宜
真亂
撥有
之相
才

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

奏五

五

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